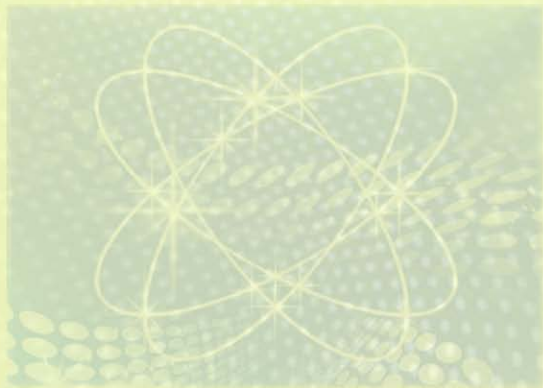


叶落不归

——中国现代文学的离散主题

李点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楼 晓
责任校对:黄蕴婷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落不归:中国现代文学的离散主题 / 李点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14-7599-7
I. ①叶…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1216 号

书名 叶落不归:中国现代文学的离散主题
Ye Luo Bu Gu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de Lisan Zhuti

著 者	李 点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599-7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 1 / 前言 勾勒离散的轨迹
- 11 / 失语的焦虑 鲁迅的梦之旅
- 27 / 少舵的船 悲剧诗人朱湘
- 63 / 渴望形式 新诗与十四行诗的兴衰
- 85 / 现代化的困惑 罗卓瑶的影像自然世界
- 105 / 想象过去 香港“回归”电影的记忆与遗忘
- 119 / 命名与反命名 中国当代诗歌的理论之争
- 143 / 无定的世界 北岛的诗意悖论
- 175 / 被“讲”的历史 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仪式与暴力
- 191 / 戏仿与讥讽 冯小刚电影的道德游戏
- 207 / 创造本土文本 离散阅读策略
- 223 / 伦理批评 理论之后的文学与价值
- 241 / 结语 人在归途
- 249 / 参考文献

前言

勾勒离散的轨迹

仅仅为了理解今世今生，你必须领略整个世界。

——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想象的家园》

住所一词，就其本意来说，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可能性。我们借以成长的传统住所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因为它的每一丝舒适感都是通过对知识的背叛得来的；而它的每一点安全感也是对家族利益俯首听命的产物。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反思受伤害的生活》

这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故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英语专业。大二上学期，来自英国的外教说她的一个远房亲戚杰克要来上海旅游，想请我做向导。这种近距离练习口语的机会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即满口答应了下来。一周后，我和杰克首次见面时有点失望，因为杰克很年轻，举止拘谨，且不善言谈，和我脑海中“老外”的形象相差甚远。我很快发现杰克不是一般的游人，因为他不要去任何景点，只要我带他去昔日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留存在上海的遗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照相。

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旧上海老幼皆知，但五十年后它在这个城市的踪影又在哪里？令人惊讶的是杰克说出了好几个英文地址，加上他费力挤出的一两个中文音节，我很快明白这是旧上海的地址。在学校图书馆把它们翻译成新上海的地址后，我和杰克便上路了。冒着七月的烈日，我们踩着借来的自行车，在外滩、淮海路及番禺路一带梳理外表陈旧的建

筑，以印证手中亦真亦假的地址。问主人或路人，皆无所获，他们反面对一个外国人对老上海的兴趣表示赞赏。我的失望之感与时俱增，而杰克却兴致盎然，不停地照相，表情专注地听我内容重复的翻译。也许是贴近相处的缘故，杰克逐渐变得友善，不再回避我的问题。原来杰克的祖父三十年代是上海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一名职员，后来和一位中国女士同居，生下杰克的父亲。好景不长，由于家庭的反对，祖父在四十年代末抛下非法的中国妻子，带着儿子回到英国。杰克的父亲在英国长大，但他不务正业，婚外产子，在酗酒和吸毒中毁掉了一生。终生未再娶的祖父也是养育杰克的父亲。他近来年老多病，无力造访开放了的中国，杰克的照片将完成他的“遗愿清单”。杰克强调说，他到中国不仅是代祖父之行，也是他自己在大学毕业之际的“还愿之旅”，因为从未见的祖母到陌生的亲父，他有必要理清中国对他的意义。杰克的心腹之言解除了我的心头之惑，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我们最终也未能成为朋友。杰克沉郁的性格因素除外，一个受“改革开放”气氛熏陶的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过去的个人故事是不会有很大兴趣的。然而就是在当时我已感到这次经历不同寻常，杰克的故事所包含的许多元素，如弃家、跨国恋情、文化冲突、漂流与寻找等，非常神秘地拨动了我的心弦，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元素都与离散有关。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亚洲语言与文化系读博，华裔学者周蕾（Rey Chow）的新书《离散书写：当代文化研究的介入策略》（⑩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①) 是一门课的必读书目,这是我首次接触到离散的概念。周蕾应该算是最早使用离散理论的当代汉学研究者,^② 但该书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因为全书八篇论文中所涉及的中国作家和文本屈指可数。她所谓的“离散书写”并不是文学创作者对离散主题的叙述,而是研究者本人身处离散之中的位置优势与局限。“位置性”(positionality)既是理论的问题,又与经验有关,对像她这样移居西方的非西方学者尤其是敏感的话题。她反复提到自己独特的“双重离散”(内地—香港—美国),并讨论这种“离散意识”或“离散空间”如何影响她的价值取向和理论立足点。^③ 不难想象,周蕾这种“敢为人先”的自省对一个在美国求学的年轻学者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叶落不归》一书也是我类似自省心理的反射。

令人惊讶的是,周蕾用“离散”作书名,却未对这个概念作专门的阐述,更不用说给出中文的翻译了。我猜想她大概以为她的英语读者对这个词很熟悉,无须赘言。她的无意“留白”正好引发了我的好奇。

“Diaspora”是“离散”的英文原词,这个词希腊语词根的本义是“散开,飞散”(scattering),经《圣经·旧约》

① 杨俊蕾:《“中心—边缘”双梦记:海外华语系文学研究中的流散/离散叙述》,《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总第81期),第89~98页。

②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3), 22-26 & 117-119.

首用后专指犹太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二世纪先后两次被逐出家园后的永远的漂泊与迁徙的生存状态。因此，离散的古典意义以地域为中心。正是地域丧失和文化归宿的张力造成离散现象的千姿百态，为种族、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范畴提供了自我规划的空间。犹太人千百年来在世界各地保持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化习俗实在是离散的一大奇观。十五世纪起落脚到美洲的非洲黑人，十八世纪以来迁移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华人以及二十世纪后期奔走他乡的南亚人都是离散的范例，也是传统离散研究的源泉。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以地域为中心的古典离散理论的局限，因为现代离散现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丧失地域的单一体验。许多离散群体经历多重迁徙，往往出于经济的原因，对地域的牵系非常薄弱。同时由于战乱或政治变动的关系，传统定义地域的“母国”不仅本身变得模糊不清，而且可能不再是回归的目标。于此，美国学者布莱恩·艾克塞尔（Brian Keith Axel）曾有过如下精辟的论述：

地域主要用来辨认离散群体的“原生地”。这个概念假定“祖国”是离散的起始与基本要素。它往往确认关于原点、原生的本质论，并且迷恋在原生地可能发现的事物，如传统、宗教、语言、种族等。尽管如此，对于当今众多离散群体来说，地域或原生地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①

^① Brian Keith Axel, “The Diasporic Imaginary”, *Public Culture* 14, 2 (Spring 2002): 411.

伴随地域因素的弱化的是文化因素的升华，离散话语因此而被注入新的活力。确切地说，“文化转向”是过去二十年来国际离散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1991年创刊的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办的《离散：跨国研究学刊》（㉔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㉕）是其重要标志。美国学者威廉·赛福恩（William Safran）在该杂志创刊号著文认为我们应该把现代离散看成是“一个现有生存状态的智能化”，“记忆、愿景或神话”也许比地域更能勾画一个离散社区的特征。^①印度学者吉思伯特·昂克（Gijsbert Oonk）进一步指出，现代离散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它强调多样的经验，思想的形态与个人认同”^②。甚至有研究者认为离散本质上就是“思想的方式，再现世界的一种形式”^③。总而言之，离散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凸显文化在离散经验的中心地位，而且还肯定个人在书写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化书写既是集体行为，也是个人行为；它需要记忆，也需要想象。这也就是说，离散过去是、现在更是文学创造与再现的空间。

虽然离散这个词目前出现的频率高，已经成为西方批评

① William Safran, “Diaspora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 (1991): 83.

② Gijsbert Oonk, ed., *Global Indian Diasporas: Exploring Trajectories of Migration and Theor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③ James Procter, “Diaspora”, in John Mcleod, ed., ㉔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Studies ㉕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51.

术语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我们却不能把它等同于像心理分析、解构阅读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分析工具与范畴。离散的话语功能有点类似于女权主义批评或生态批评，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本和主题范围，但必须借助其他理论工具而体现批判和阐释的力度。就离散而言，它的视角和焦点融合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这些理论系统之中。^① 正是因为这些新理论的强劲势头，离散这个古老的概念才重新焕发活力。许多当今风行的文学批评命题，如放逐、迁徙、边缘化、错置（displacement）、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两极之间（in-betweeness）、混杂状态（hybridity）、乡愁、家园与文化认同，无不同离散有关。这些命题极大地丰富了离散话语的内涵，同时离散也为它们提供了文本的实践和意义的语境。

也许正是由于离散概念本身的弹性，离散话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展现多式多样的轨迹。像人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这样的传统“离散领域”暂且不论，文学批评对离散的兴趣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从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中可见一斑。由于王德威、史书美、王宁等学者的努力，离散从一个陌生的汉语单词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对全球语

^① 关于离散与新理论的关系，参阅凌津奇：《“离散”三议：历史与前瞻》，《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111~120页。

境之下的华语语系文学的系谱与分类作出了显著的贡献。^①有趣的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离散理论的功能与效力，但对其内涵与外延并无共识，甚至对“离散”是否为“diaspora”的合法翻译产生疑问（“流散”和“飞散”是可考虑的替代选择）。^②实际上，把离散局限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域反映了“地域中心论”的传统离散理论的思维方式。

《叶落不归》试图突破上述局限。透过离散的棱镜，本书以细读的手法解读从小说、诗歌到电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为读者提供人所未发的阐述和解读。这些作品的安排并不受地域和年代的限制，但都涉及离散这个主题粗线。笔者在行文组字之间，充分利用离散理论的弹性，援用它的传统和现代的词义，以及许多由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催生的相关概念，以充分展示每一个所选文本的独特意义语境。如果说离散在本书有一个始终如一的所指的话，那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背离传统的永远的无序状态，尤其是自我的失落与重构，以及其“回望”的心理与精神状态。“回望”与过去和历史有关，它表达了自我对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心态，是我们所处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特征与写照。对离散理论的如此运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本书应该是首创，成功与否，还要请读者和同行评断。

① 有关离散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状，参阅前言第3页注释①与颜敏：《“离散”的意义“流散”：兼论我国内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话语》，《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3卷第2期，第69～72页。

② 颜敏：《“离散”的意义“流散”：兼论我国内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话语》。

失语的焦虑

鲁迅的梦之旅

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似乎最怪诞的梦也是意义最深刻的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在1924—1926年间，鲁迅潜心创作了二十三首散文诗，先在《语丝》杂志系列发表，一年后独立成书出版，题为《野草》。他恐怕没有预料到自己对散文诗形式的实验会如一枚重磅炸弹般在当时的批评家中引起轩然大波。《野草》墨迹未干，就遭到了来自一直是鲁迅同盟的左翼文学阵营无休止的攻击。钱杏邨在一篇言辞激昂的檄文中，引用大量《野草》的文字来显示鲁迅对梦境和死亡的执著，从而证明此时的鲁迅已经把自己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之外。^①虽然鲁迅与激进左翼批评家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冲突，但这次钱杏邨批评之力度、措辞之激烈实属空前。钱氏有关《野草》是一部充斥着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作品，表明鲁迅对人性所持的绝望态度的结论在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定

^①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参见《〈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0～194页。

论，无人能规避其影响，连作者本人也不例外。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向冯雪峰表露心迹，《野草》是他最为宠爱的作品之一，然而，他“再也写不出诸如此类的著作了”^①。如果这种私下的倾诉的确揭示出鲁迅对自己和中国日益复杂的政治蓝图之间纠缠的焦虑，无可否认，它也是鲁迅被偶像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李欧梵教授对所谓的“鲁迅产业”曾经做出过详细的描述。^②他借用米歇尔·福柯的“作者功用”理论^③讨论“鲁迅产业”怎样为鲁迅贴上文化英雄、革命先驱、五四精神的化身等等标签。从毛泽东称赞鲁迅的九个形容词开始，神化鲁迅的浪潮此起彼伏，直至二十世纪末少有间歇。当然，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提供了这种“政治阅读”的可能性，尤其是其小说的巨大象征空间让批评家填充了许多有关民族与国家的寓言式叙事。那么《野草》呢？这部作品显然并不符合鲁迅的高大全形象，所以“鲁迅产业”要么对《野草》进行“冷处理”，要么允许某种“索隐”式的研究，注重考究作品的文学符号和作者生活细节的对应关系。^④

虽然解读文本不能脱离其语境，但“鲁迅产业”所推崇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第23页。

② 李欧梵：《鲁迅及其遗产》，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③ 米歇尔·福柯：《“作者是什么？” 文本叙事策略：后结构主义批评视角》，乔苏埃·哈拉里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41~160页。

④ 二十世纪末以来，随着鲁迅研究的“淡政治化”，《野草》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促使《野草》的研究转型方面，国内的孙玉石教授和海外的李欧梵教授功不可没。